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卷五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官常二

陳文恭曰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又不之知且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總由上司以轉行爲了事州縣以發房爲了事卽出告示亦祇在城門通衢遠僻士民何能徧觀盡識出示之後官又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其先

實未曾行也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爲且勸人之不爲且忌人之或爲見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今天下治亂之故惟州縣與百姓一關至爲緊要不獨貪廉爲小民身家所繫卽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爲小民休戚所關余友謝退谷嘗言天下最要之官惟有

兩員在內則宰相在外則州縣而已學者果有修己治人之術恫瘝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州縣蓋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州縣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實能爲之興利而除害則宰相有不及州縣者矣

一州一邑之中可與州縣相助爲理者惟教官而已今天下府教授一百八十餘員州學正二百一十餘員縣教諭訓導共二千六百餘員顧名思義則教化之源應由此起明初每選上舍爲郡邑師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馴至九列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其初則不過稱

職而已今則不覈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爲郵老憐貧之地以司鐸爲投閒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不復問教學何義論訓何事爲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謝退谷教諭云有問於余曰今之教官苟嘗糢糊不以秀才爲魚肉已可謂賢而子獨以學術自任終亦無有能知子者若何余曰安能以彼之不知而易吾之志又安能以人之不知而棄吾之職乎嗚呼今之爲教官者其亦有聞斯語而油然興起者哉

牛階平運震曰墨卷家揣摩之訣有典顯淺三字僕爲縣

官亦謬效之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
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
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亢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
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
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
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不顧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
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伺奸吏在衙將吾
欺入一錢乙諸簡得無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無濫刑令
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

則所謂檢耳

謝退谷以司鐸終其身未嘗一日膺民社之責然所論服官利弊則直如過來人語如云做一日官卽當爲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爲官矣至於錢穀賬目冊檔文卷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卽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　又云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卽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若干廉俸若干爲入數又細察每年各項

酬應若干差使坐派若干幕賓束脩若干家計食用若干為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僅敷支給更無盈餘則須於出數中力為裁減硬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袁簡齋由詞垣出為邑宰有循吏之目所言皆本閱歷非同泛泛官箴也嘗言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亦不能治胥吏惟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若輩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何弊之能為且夫用

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不肖法雖遠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鈌永在其畏法媚官又較家丁爲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豈不省需索而免稽遲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動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彼嚴之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然試問所舞之文判行者誰乎加印者誰乎彼舞而我亦隨

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吏之權在奉檄令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訟牒雖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待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倘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

枝節不多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有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及差某役皆空之而待親裁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　又云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其警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轉不足以懲惡以爲吾旣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又何懼哉要知刑具而必部頒之亦無庸也彼衣冠孱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鍊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庶懼心生而惡念除矣　又云凡判尾必親書諱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

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所以清狴犴而妨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於胥役當用者加朱墨圖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對簿之人宜分爲六而臨事料量之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

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徒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存乎人矣

陳慶門曰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淸自好而暗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有代之

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王犀川士俊曰紳士耳目也無耳目何以納益幕客心腹也無心腹何以論思佐吏股肱也無股肱何以集事然不先之以知人則招權聚賄官爲孤注矣不歸之於獨斷則坐嘯畫諾官同木偶矣有用人之識與才而後可以用人不然非用人也用於人也至於肘腋之間隱然爲奸莫如家僮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尤當明以燭之嚴以防之易曰

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御僕之謂也乎

唐人縣令箴有云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雖爲有激之談實則確中情理蓋操守平常之劣官衆所伺察其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已沽譽之巧員不復誠求其貽誤於地方者更甚恭讀雍正四年

諭曰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清廉爲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洪範所稱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

經理苟且塞責養奸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爲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參革地方之強紳強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問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嘆息以爲去一清廉有司

爲之稱屈此則[illegible]違道干譽之所致也
睿智所周於仕宦情弊洞若觀火世有自矜爲廉吏者其
能無惕然於心哉
今之爲州縣官者輒以賭博鬥毆娼妓爲小事至於盜案
則知爲大事矣而又相率趨避情節遷延歲時仍欲化大
事爲小事此等積習牢不可破又安望其能除莠安良乎
恭讀乾隆元年
諭曰姦宄不除不可以安良善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
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三代聖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

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卽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糾禁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響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聚衆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鎭鮮鬨鬥囂娼妓遠藏不敢淹留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實享其樂利者也朕嗣位以來增廣赦條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民間訛言諸禁已開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隳十三年之成功而戕害善良傷敗風俗也自後州縣有政令廢弛使諸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即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輔治者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者等決不輕貸

聖諭嚴切如此而州縣官乃若罔聞知何哉

雍正年間有

欽頒訓飭州縣規條一冊恭讀篇端

諭旨云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僞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即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曾令二臣商著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

況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致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愷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閒不必一致而愼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則一而已矣謹按當時此書曾經剞劂頒行迄今已將百年州縣官未能人有其書所當重加刋布俾一行作吏者皆日置几案閒朝夕印證未必於政事無裨矣

州縣官必應讀之書如宋呂舍人（本中）之官箴元張師孟（養浩）之牧民忠告明呂新吾之實政錄又呻吟語（治道篇）又刑戒顏光衷（茂猷）之官鑑高忠憲（攀龍）之責成州縣約袁了凡（黃）之當官功過格白一清（如珍）之刑名一得　本朝于清端（成龍）之親民官六戒熊勉菴（宏備）之居官格言陳文恭之從政遺規又在官法戒錄汪龍莊（輝祖）之學治臆說又佐治藥言蔣心餘（士銓）之官戒近人如祁竹軒中丞（塤）之快樂說刻於桂林鍾雲亭制府（祥）之緝捕聽斷章程刻於濟南者皆當時時省覽奉為楷模若某制府之居官

指要刻於蘭州者卒以臆爲之則祇堪噴飯而已羅[illegible]所編慎勤五下羅爲恭寬信敏惠之類

道光二年余以荆州守兼護荆宜施道並權荆關監督時蔣礪堂節相自蜀中移書云荆關連年缺額榷務又非我輩所長計惟以寬從事庶收招徠之效耳余奉教惟謹計荆關所轄凡十一口相距八百里而遙稽査頗不易余兼篆七閱月而瓜代者至不但於額無缺且有盈餘方悟寬之一字誠管關要訣也恭讀康熙五十五年

諭大學士等曰各關監督所欠錢糧甚多未派之先俱願

前往及到任之後額稅必欠此皆多帶人役征收過刻之故昔南新關有一監督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致缺額王度昭告以從寬征收斷不欠缺後果如其所言乃知礪堂節相之言亦有所本矣

憶少時侍先資政公讀論語公曰仕而優則學謂仕雖優不可廢學也學而優則仕謂學必優而後可入仕也總見學之不可以已也余因舉昔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之言公云此語似是而非今文人於通籍後往往以此藉口甚不可也無論官翰林者以文章爲職志當終身精益求精

卽六部曹司每日有應定之稿案或時有應擬之奏議既係出身科目豈得諉曰不能若翰林而供奉　內廷部曹而入直樞地則尤不能不與文字爲緣倘皆手鈍如椎如何應付得去推之外省各衙門似乎抗塵走俗矣然使詳稟不足以聳動上臺示諭不足以彈壓百姓函札不足以感孚僚屬一一皆假手書吏藉重幕賓而本官不能建一議改一字詎不形同木偶所尤可慮者身居臺諫不抗疏不可抗疏而不容尤不可勢必自竭心力而爲之乃文筆荋弱識見膚庸一登邸抄萬目難掩平生底蘊盡軒豁呈

露於字裡行間而本人方自以爲洋洋大篇煌煌奏議可笑可嘆莫此爲甚然則不學而仕仕而不學其弊將至於一步不可行敢曰此事遂廢哉

謝退谷亦嘗言文字爲居官緊要之用有不可全賴幕賓書吏者假使文字不得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自達於上下四旁而奸宄亂政之徒得以施其毀害之術矣按退谷之言是矣而猶未盡也當官文字有應詳而失之畧者往往一二語之漏一二字之疎雖事後百計彌縫補苴終覺費手亦有應簡而失之繁者或因反復而招疑或因絮聒

而生厭或自晦其指歸所在或轉開指摘之端凡此皆於政體有礙而幕賓書吏轉可乘間而舞文者是尤不可以不慎耳

陸桴亭世儀曰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矯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令後吾黨有得第爲縣令者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紙櫃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耳

劉橫詩職事煩塡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冏冏自昏亂陸機詩終朝理文案薄暮不妨眠文人性異簿書古今同病但旣入其中便當平心靜氣不可治絲而棼朱子嘗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是也

孟瓶菴師曰世之俗吏有承委而不必盡心者然猶不敢明言也元微之遊三寺詩自敘云道出當陽奉命錄覦縣囚牽於遊行不暇詳究詩云會緣稽首他方佛無暇精心滿縣囚噫國家安賴有此人哉此則小人明目張膽自許

顛狂者吾輩讀書人斷不可如此鄉前輩黃莘田先生詩
人也在粤東歲暮慮囚詩云情有可原惟勿喜生求不得
豈舍寃我來敢學疎狂吏舉板看山出寺門
今之巧宦有所謂不踹泥者最爲可鄙無論事之大小總
當先以是非爲衡而後計利害又當先公家之利害而後
計及身若全不爲百姓受過爲同官分過爲上司擔過則
一事不能行矣故范文正公嘗言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
公罪不可無眞洞見癥結之言
北窗炙輠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

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已其入已莫甚焉脂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此刼盜也

漢相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官情深重之人除非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然博後卒自殺人其易知乎哉

茶餘客話云今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

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字樣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塡大夏頓首四字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非素位之義也

李文貞曰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爲所累者故仕宦以孤立爲安身的是名言

吉人遺鐸云屠赤水先生嘗言綜綱目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內請致仕者惟唐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漢疏廣

疏受二人甚矣見幾之難也

龐非敏（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按古人進退自有恰好之時李文貞嘗言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裨乎此則又進一解矣

朱子發震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文定文定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巳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方靈皐曰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上不求所以自致於君下不思所以塞望於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

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胷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

今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其說不知始於何時或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而居官者又有正五九月不到任之忌按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鎭饗士多避之緣方鎭到官必大饗將校以此三月禁屠宰故不用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忌焉況今京官除授卽日履任卽外省督撫兩司

陞調有奉　旨不必進京者亦須卽日履任又豈能遷延
至旬月之久乃京官不忌而獨外官忌之外之大官不忌
而獨庶官忌之又何說乎
呂新吾嘗言參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
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
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
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
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
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

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書吏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旣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

李敏果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訢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

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

學君其識之後李每述此語以戒人

黃陶菴曰張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攜家止帶給澣濯紉縫兩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已二鼓不至令人速之旋又令人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以乖崖之勇閱道之清而皆未免

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能強制此正二公之賢於人也故曰忍過事堪喜

官府衙門不能不用吏役外官衙門不能不兼用幕賓得其人可收臂指之功非其人遂成切身之害蓋爲吏役者不可不使之讀陳文恭之在官法戒錄爲幕賓者不可不勸之讀汪龍莊之佐治藥言諺有云公門中好修行二書所言盡之矣

紀文達師曰汪龍莊佐治藥言中所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幕中有葉某一夕方飲酒偃

仆於地歷二時而蘇自言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寃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遂殞其一曰浙臬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衆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窗窺之見

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歛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爲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叠毆致命之案初擬情實後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鬭𣪚因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中有幕胡某因盛夏不欲見人獨處一樓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剌其腹并碎劙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

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剚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訐其侵盜陰事於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張某在裘督靑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夢一女子披髮持劍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其腹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耜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

進取矣忽在公安幕中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令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初未以爲信次夕復夢時己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能莊篤實所言當不妄也

陳文恭曰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庫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爲

徒之什長徒佃今之隷卒也是爲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隷輿臺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爲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爲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爲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蘄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爲近古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隋

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衆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爲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卽繫於吏而爲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畎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受作奸犯科相習熟爲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爲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

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囂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辠至於五族未

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提醒之者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爲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爲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辟于心何安而於事又甯有濟乎

退菴隨筆卷五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六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政事一

先儒言道學政治不可使出於二蓋治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其心則必不能無私而愛憎取舍必不能大公而至正然亦有自恃其心之無私而吏治賢否民情苦樂不能洞徹無壅蔽而措注不能以悉當者故又須學以濟之恭讀雍正十三年

上諭云朕閱督撫參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

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陂宅衷操切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寬懷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庥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朕自幼讀書宮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爲

朕所倚賴朝夕左右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疎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

聖訓煌煌道學政治一以貫之矣

蘇文忠作田表聖奏議敘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

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此數語酷似董江都賈長沙魏鄭公陸宣公口氣爲近臣者宜三復斯言

大臣之職莫大於以人事君故薦賢宜受上賞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建甯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見牟巘陵陽居士集呂正獻公嘗薦常秩後稍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古人爲國求賢之心誠篤懇切如此後人身家之

忿重而忠愛之意薄有大臣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博公正之譽者夫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夫子但問其得人聖門之教如此邑宰且然况大臣哉

尙書言學古入官曾論言學優則仕子路以子羔爲宰孔子以爲賊之鄭罕虎欲官尹何子產以爲必有所害賊害之存乎人者不足惜而傷於政者將不可挽矣吾友程春廬同文嘗言民之難治甚矣而皆根於無教誠不以民之愚賤而怠置之教民勤儉則可以足衣食教民禮義則可以省獄訟教民孝弟忠信則可以使之尊君親上固結而

不可解然則天下有不教之民豈有不可治之民哉夫官者以教民爲貴者也而民之有不教者何以故亦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才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才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之此又學之本也哉

李二曲曰宰一邑與宰天下同特患無求治之心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若求治太急興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太過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甯惇大成務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甯學

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也

又曰教化爲政之首務然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以感人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己供食每上食親棒盧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景伯以爲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

黃香石培芳曰古來政之弊也不徒弊於疎畧抑且弊於繁密處分重則人思規避而巧宦生矣條例多則法可游

移而舞文作矣蓋法律之權不可在吏與幕法寄文繁條例日增求其權不歸吏與幕也得乎故善治獄者任律不任例律有定而例無定也夫制律之初亦旣簡且明矣簡明則仕宦者皆可習而知彼吏與幕安得從而弄之其有事出非常則隨時聞於上以下　廷議定之可也若例與時增積重難究非吏不能習知非幕不能援引於是專事比照徒工組織有一例以入之卽有一例以出之有一例以生之卽有一例以死之於是仕宦之精明廉幹者或往往不免羅於法而詐僞平庸者時可以僥幸而得福皆職此

之由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也

魏叔子曰考覈人才纔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强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纔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

申公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語雖結實理尚未賅多言自專指條教號令之繁說若夫一政之原委一事

之得失倘不經講求辨論反覆詳明如何行得去卽如堯舜禹湯之道至文武時已極明備乃周公猶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此知力行二字猶是後半截工夫也

昔人謂決疑案除外惡第一善法莫如私訪政簡則親行政繁則託人昔子賤宰單父父事兄事數人便彈琴而理尹翁歸任東海太守巡行屬縣奸猾強橫無有脫者皆此法也然此事亦只可偶一行之屢試則必滋弊紀文達師嘗言明公恕齋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

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遍國皆知之何獨老僧又問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之黨布散道路間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云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為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為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

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眞病媪衰翁語言昏憒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閒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遏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可爲壑孰肯舍此勝算而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爲說法乎

仁言不如仁心仁聞夫人而知之然當官而不事條教號令其勢亦有所不行凡告諭之文必先設身處地而出之纏綿愷惻然後足以動人令人於此等文字不論理而論勢非曰言出法隨卽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眞意官以挂示爲了事而民亦遂視爲貼壁之空文矣余最愛王陽明先生當官告諭之文直如教誡家人子弟其諭㴭頭巢賊一篇尤爲警至其詞曰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刼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必有識

違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必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誓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爲官府所

追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

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子爲善二子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子得以安身均之爲子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殁家破妻子戮

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改動亦由爾等爲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良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侵奪亦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貧爲爾等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

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嗚呼痛哉

昌新吾曰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徼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凉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袷緜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月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緜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己夏猶謂淸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

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廢惠易竊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書誅強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尚姑息以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慾善良呑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

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必不宜任寬政

又曰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須審事擇人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從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暗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又曰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册萬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才難之計爲下

屬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但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李文貞曰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說班爵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用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否則上雖嚴明終有覺察不到處

顧亭林曰天子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爲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

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可懼也大抵吏胥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獘使之然也誠能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疎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陞而狐鼠退矣

又曰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矣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

別不過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抄錄舊作幸而得雋者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其消息乎

古人良法美意惟其實不惟其名今人有終日奉行而習焉不察者甚可笑也即如論取士者輒以爲當復鄉舉里

選之法不知今日士子應試紳官赴官無不須隣里保結者非卽古之鄉舉里選乎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繫甚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士紳而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鄉舉里選何以異是苟就此一端而核實行之如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亦難進取而聰明才辨之士將亟亟於富貴利達之途雖欲不免爲善而強寡過得乎

王荆公上宋仁宗書云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

也令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令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宋治壞於荆公而此言則不可以人廢矣

虎坊雜識云人皆言鄉舉里選之風斷難行於今日恐其矯飾詐僞請託也然以空文取人其矯飾詐譌請託不益

甚乎何法無弊在乎行之善耳且就二者衡之文之失大行之失小行所得者多文所得者少以文進人人猶修行況以行取人乎故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

龔海峯曰後世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浮華聲氣之弊接踵而起崎嶇萴夜乞憐於公卿輾轉名場借途於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知怪夫今日之爲士皆後日之爲官也廉恥本相因士不知恥則官安能廉科名小事耳可以得之者無所不爲君親大倫也可以欺之者無所不至一旦居官毋怪其病民而負國也士習不正而官方不肅官方不肅

而民氣益以不醇彼見夫服儒衣冠儒冠誦讀聖人之書者之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也而閭閻何責焉好剌譏者可否議論當世之人者之猶終違其始行背其言也而椎魯何責焉老師宿學彫零殆盡後生小子無所效法而公卿大夫不知正身率士藉口收羅人才引掖後進以濟其私必其風愈烈其波愈靡不急挽之以杜其源將恐吏治民風俱不可問矣

自前代以四書文取士其極至於空虛勦襲陳陳相因我朝欲矯其弊康熙二年遂停止八股文體鄉會試以策論

表判取士分為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四書論經論各一篇表一道判五道直省學政亦專以策論考試生童三年更定鄉會試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道判五道四年禮部侍郎黃機疏言制科往事先用經書使士子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論使士子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若重策論而輕經書恐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請復舊制仍於頭場用四書文從之至今遵行未之有改阮芸臺先生曰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

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
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
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
暇旁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
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
人心者甚多勝於他藝遠矣

殿試以制策取士爲士子拜獻先資乾隆二十五年
諭曰廷試士子爲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
法而於策文則唯取中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就文與字

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文義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兼優固爲入格之選若其人繕錄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屬乙等可以調停人皷之人自當使之出一頭地況此日字學稍疎將來如與館選何難臨池學習倘專以此爲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貢士筆跡者轉以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謹按近來讀卷大臣抑文重字此風猶未盡改王士禎分甘餘話云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

上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中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

法歐書者康熙以來
上喜二王書而已己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
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揣摩風氣逐末忘本盡
自　國初已然且策文必詳細研求而字蹟則一望而得
是亦避難就易之一端恭繹
聖諭能無審所持擇哉
舊例　廷試策冒十四行卷尾空白十四行新例策冒八
行卷尾空白十行而欽惟干冒四字必在行末中間不得
塗乙一字則新舊例並同謝梅莊曰此例未知起於何時

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新進有劉蕡蘇轍其人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且品題高下先字後文不取其文之剴切而第取其字之精工買董鍾王同時應制買董下第鍾王登科恐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虞訪箕之意矣

康熙二十八年始定考試滿洲生員舉人進士皆兼試騎射按禮記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諸侯有慶則益地以示賞反是者讓之削地以示罰射之於選舉其重如此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之儒者未有不能射者也自後世溺於章句而文武判為兩途懷鉛握槧之儒幾不知弓矢為何事寬衣博帶以號於人曰士也抑知六藝均為士人所有事習書廢射則得一藝而失一藝人才之偏而不全宜其遠遜於三代也　國家功令所在八旗有不與試之士而無不能射之人入則含毫挾冊出則躍馬彎弧要皆為有用之學有事則公卿即為將帥頗牧出于　禁廷行師一二萬里之外指揮坐定無事登壇選將如往代委曲繁重之所為矣竊謂漢人似亦可仿斯制行之以漸未必於

人才無裨夫學習騎射豈能妨礙讀書余同年友果益亭將軍以十五善射冠其曹而行楷書之精一時旗人亦無出其右者足見此事可以並行不悖矣

掌書院講席者謂之山長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賓退錄載蔣維東隱居衡嶽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蓋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主以鹿洞名宋大中祥符間嶽麓書院山長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楊棟爲山主是也近時山

長有以本學教官兼管者亦自古有之宋史理宗景定四年何基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爲建甯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是也然未有如今日之舉貢生監以在家遙領爲故常者更未有如近日江南以書院爲市惠應酬之具每縣薦至十餘人小縣至少者亦三五人皆不必赴館其名謂之食乾俸此則無益於士子有損於縣官受者傷廉施者傷惠誠不可不革之頹俗矣

明宏治九年遼東王雲鳳爲禮部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藁至續通考

載直隸提學御史陳子員請郡邑學宮名宦鄉賢之秩祀皆當屬之提學官別衙門不得越俎明會典載萬歴二年令各撫按釐正名宦鄉賢祠有不應入祠者即行革黜立法之初嚴慎如此近日未免冒濫余在禮部每歲彙題疏稿無不畫諾竊見長貳及同人皆以善善從長爲主多准少駁亦一時風氣使然按野獲編及堅瓠集各載成化中給事王徽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入又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之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

何敢並焉卓哉二公可以風世矣

災異之來除却恐懼修省並無別法無事推測更無事禱祈居國如此居家亦如此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云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唐書五行志云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

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此段議論足破京房諸人穿鑿附會之病

李文貞曰西人歷算比中國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爲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觸怒致然否則調理不周所致因而徬徨求醫斷無有說

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天子卽督撫於一省知府於一郡知縣於一邑皆有社稷民人之責皆當修省卽士庶以至卑賤似不足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修省如父母怒別個兒子時凡爲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耳

中天之世以堯舜爲君臯陶爲士而尙有疑輕之罪無刑之期則後世治刑更談何容易舜典言刑實在正當至夏

殷則有拏戮之語惟文王一以堯舜為法故曰罪人不拏若無拏者何消說不拏乎

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按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殆漢以後復笞背至唐太宗又改為笞臀耳

今法於五刑之外又有凌遲之刑其名始見於宋史刑法志嘗讀陸放翁奏狀云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

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以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非古人意也

程春廬曰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儒有以爲周秦閒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爲劉歆所竄入者皆不可知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春秋之時禍變已極誠可謂之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所施於世亦審矣

牛階平曰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懲一而恕九也

顧亭林曰周禮士師掌邦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

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子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人無有淫朋比德文王之作易必曰渙其羣元吉也

王爾緝 心敬 曰前代議選法者曲生防範設為本省人不得官本省之例其意專為防弊耳究之所防之弊有出於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弊端為國計民生吏治之害者匪淺其弊云何以極南之人遇極北之缺以極東之人遇極西之缺仕途來往費已不貲債累滿身雖欲以廉莅官而

本心不能自遂其獘一也吏爲士民師表宜敦崇孝道以爲風化之倡令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一選遠地卽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初心而離親長往當亦非國家教孝之道其獘二也一選遠方語言不通情形不熟雖至明者初至必難洞悉是官與民俱受害其獘三也南北風氣迥殊一選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本官長途跋涉勞而無益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不免者則害在本官之身家其獘四也路途既遠行程必淹卽不免曠時廢事則害在公家之職業其獘五也一選

遠地新舊相接斷不能一一交手中間添一署事之員即不免隱滋弊端則害在地方其弊六也本衙胥役有遠接虛耗之費則害在胥役其弊七也若屬在大吏夫馬騷擾更不可言則害在驛遞其弊八也今若依三單之法而善行之諸弊可以立去何謂三單如天下原分十五省即以十五省分爲南北中三單北單　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大僚但論材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

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任極南缺惟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至二千里爲度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試觀

本朝滿人皆仕　盛京各省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省皆可試用亦未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而鄉遠地遙之員亦未必盡免扶同拘礙之弊則即　盛京而天下可推矣即武員而文員可推矣即前事而後事可推矣又如教官除本邑外鄰邑便可除授至遠止宜以五百里爲度蓋教官許任本省已爲切近情理之良法然作教官之

人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陝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五十程中閒又無水程舟楫之便以徒老寒儒鞍馬驅馳路費浩大亦覺難乎爲情卽陝西而各省可推矣

鄭蘇年師曰今　朝廷所設官司廉俸一切銀兩非扣俸卽公捐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友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賓以恤丁役以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昔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卽不敢言爲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

澀困苦拘囚已非治景況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官司自俸廉而外一思展拓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是何異於坐之鮑臭之肆而譏其薰染之不馨登之部色之場而責其嚬笑之已苟乎竊思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士庶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而後責其盡心宣力以事國家魏晉以下此風未廢正史所載猶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之名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皆公田之證唐宋以下間存其制元史至

元元年八月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
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其後不知何時始收職田以歸之於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今若能復古制隨地損益行之畧如教職之學租書院之生息庶亦清吏之本務而養廉之良規歟

論語言謹權量審法度成周開國之政莫先於此其於天下則有五歲一察之典虞書所謂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有每歲再察之政月令所謂日夜分則同度量鈞

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歧一權也既以十六兩爲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兩稱及斤半稱之殊既以庫平爲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市平漕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既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倉斛鏞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既有部定之尺矣乃又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偽愈出甚至田畝之數有以五尺爲步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一千二百步爲畝者在下者奚所

適從在上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隋張煚爲冀州刺史作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稱便不知我　朝開國之初　盛京即有金石金斗之製康熙四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別此皆牙儈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窄若少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由嗣後直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應否底面一律平準一併議奏旋據會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爲斛式

十二年又鑄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各省皆發一具今應再將鐵斛照鑄七具分發 盛京順天府五城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各省永遠遵行至康熙四十三年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尚書等曰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

查性理大全嘉量篇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三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令照式以鐵爲之仰見

天縱生知精心測量允足垂定式而息爭端惜臣工等不能實力奉行隨時審較以至吏胥高下其手市儈又從而生心獘竇叢生遂至不可究詰也

同律度量衡自是三代以上之政令再三思之權量尚不

難定制而度尺實未易更張人家日用之丈尺猶可設法均齊而履勘田畝之弓尺則更難於畫一查乾隆十五年戶部議奏自順治十二年部鑄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多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現行弓尺式樣報部其時惟直隸奉天江西湖南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為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為一畝今若令各省

均以部頒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爲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且事經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督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惟自十五年以後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私自增減然迨茲又八十餘年豈能保無盈縮以此見立法之不易自古至今未有一勞永逸之方也

退菴隨筆卷六

南海曾釗校